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斬鬼傳

第八回 悟空庵懶誅黑眼鬼 煙花寨智請白眉神

詞曰：多愁多害，寸心無奈。求天助，水或成渠，靠人扶，講難吸海。家貧須奈，家貧須奈。你若是賭勝爭強，惹禍招災，終久有安排。少不得再整誅邪手，重施滅鬼才。

話說咸、富二神誅了五鬼，扶醒鍾馗，其時縣尹也就回衙了。詢問其詳，又問二神前去斬鬼之事。咸淵道：“承大人與主公之命，到了西邊，原來是個心病鬼。他因偶過大華山，見層岩峭壁高插雲天，山下有華陰廟宇並許多居民，他動了一點過慮之心，恐山塌下來，壓壞居民廟宇，終日愁眉不展，面帶憂容。看看病人骨髓，小神也不用人參、附子、宮桂、良姜，祇與他服寬心丸，他就好了。”鍾馗道：“如此怎麼耽延許多時日？”咸淵道：“小人治好他便急急回來，路上又逢著一鬼，實實可憐，住著半間茅庵，並無家伙在內，頭上戴一頂開花帽子，身上穿一件玲瓏衣裳，炊無隔宿之米，爐無半星之火。更可怪者，到一家，一家就窮。走一處，一處就敗。因此人都叫他窮胎鬼。那些粗親俗友，都不理他，甚是可憐。”鍾馗道：“如此破敗人家，就該殺了。”咸淵道：“殺不得，他雖如此，相交的卻是一般高人，伯夷、叔齊、顏子、范丹、閔損、袁安，皆與他稱為莫逆。惟有錢神可惡，終年價不肯見他，因此他做了一篇祭錢文。小神愛他做得好，抄得稿兒在此。”遂取出來，遞與鍾馗、縣尹，上面寫著是：

“嗚呼錢兮，君其怪我耶？何終年未睹其面耶？君其畏我耶？何偶一見而輒去耶？噫嘻，我知之矣。蓋予賦性恬淡，致行孤潔，無狼毒之心，無奔波之腳，無媚世之奴顏，無騙人之長略，因致子之無由，故交予之不屬。況爾形雖圓，其性甚堅。爾心雖方，其黨甚紆。安肯仙仙倪倪、俯首降心以從我耶？嗚呼錢兮，君之不來，我其奈何？寒則待之而衣，飢則待之而食，親友待子而交遊，負欠待子而補足。子既不屬以下交予，予又安得不仙仙倪倪，俯首降心，以招子乎？聞君愛飲者白醪，愛啖者雞卵，今則有酒盈樽，有肴在豆，裁短章以祭之曰：維我錢神，內方外圓。像天地之形體，鑄帝王之寶號。非富貴而不棲，非勤儉而不至。羨文皇之貫朽，珍重故來。嗟武帝之藏空，多情故耗。愛子之靈兮，神鬼可通。羨子之勢兮，爵祿可至。須動而諂者近側，非子而誰？足舉而伺者侯門，豈我而致？然君則君子，為用大矣。今日予實是維艱，披誠切訴，致阮籍之白眼，對子垂青。化嵇康之傲骨，逢君不怒。韞積而願永貯於千年，用之則期相逢於異日。我欲常常而見，子其源源而來，唯鑒此日之殷勤，莫計從前之疏忽。須與祭畢，倦而偃臥，外有黃衣人揖予而言曰：‘子果能改弦易轍，吾且引類而呼朋友矣。但子仁義尚存，廉恥未去，無致我之術，奈何？’予爽然而醒，豁然而悟。念仁義之難忘，知廉恥之必現，起視其醪，醪尚盈樽。再視其卵，卵猶在豆。予將醉飽以樂天，君唯唯而退後。”

鍾馗、縣尹道：“果然做得好。”隨問咸淵道：“此鬼如何治他？”咸淵道：“小生欲與他請個醫生醫醫他，他祇是窮骨症候。奈何如今庸醫多而明醫少，還是小神量其病勢，察其沉浮，與了他兩劑元寶湯，也就好了。”鍾馗道：“元寶湯奇方也！世醫那曉得。”又問富曲道：“他治得如此，你斬的若何？”富曲道：“小神所斬之鬼，與司馬所治之鬼大不相同。這東邊的那鬼名叫急急鬼。”鍾馗道：“名色甚奇，你且說他本事如何。”富曲道：“那日小神領兵前去，還未扎營寨，他就殺來，祇得與他交戰。戰了一日，未分勝負，各歸營壘。少停一刻，他也不戴盔，也不穿甲，點起火把又來夜戰。俺二人就如張飛戰馬超得一般，殺了半夜。他見戰不過小神，竟急得一頭撞死。”鍾馗道：“如此性急，正所謂急急鬼也。”富曲道：“這個還不為奇。又有一個甚是異樣，俺自閱人以來，見狗有千千萬萬，從來未見他那等異眼。他黑眼也就夠了，又跟上兩伴檔，一個叫做死大漢，一個叫做不惜人，都是一般絕頂黑的。”鍾馗道：“這想必就是簿子上所載的黑眼鬼了，你怎麼斬他來？”富曲道：“小神見他黑眼異常，臉也掉不過去了，怎麼斬得他？所以領兵回來。”鍾馗變色道：“豈有此理！昔日，孫叔敖見兩頭蛇，猶恐傷人，還要斬而埋之。況此等黑眼鬼，惹得人人黑眼，個個低頭，汝何竟輕輕放過？”說的富曲滿臉通紅。鍾馗道：“罷了，俺明天去斬。”

次日早起，點起陰兵，辭了縣尹，縣尹與百姓直送至十里之外方回。鍾馗往東浩浩蕩蕩而來，遠遠望見一座小庵，鍾馗問道：“那是甚麼所在？”富曲道：“叫做悟空庵，小神前日曾在這裏邊住過。”咸淵道：“悟空庵想是取色即是空的意思了麼？”鍾馗道：“正是。”須臾到了庵前，鍾馗下了白澤，進去觀看。果然一座好庵，有詩為證：

紅塵飛不到，鐘磬集彌陀。
古柏倚丹鶴，蒼松掛碧蘿。
人來驚犬吠，客至遣鸚哥。
曲徑通幽處，禪房女色多。

原來這庵中住持，就是色中餓鬼。若論他的本領，到也會鑽狗道、跳牆頭，嫖得娼婦，耍得破鞋，正所謂舟車並至，水旱兼行，不分前後，不論南北者也。鍾馗見他舉止輕狂，就知他不是正經和尚，祇是一心在黑眼鬼身上，不暇理論他，就在庵中宿了一夜。次日整動陰兵，要與黑眼鬼廝殺。那黑眼鬼亦整兵來迎，戴一頂黑油盔，穿一領烏油甲，拿一對黑漆錘，騎一隻挨打虎，左有死大漢，右有不惜人。鍾馗看了他一眼，回顧對富曲道：“我錯怪你了，此人真個黑眼異常，我也不待看他。”富曲道：“小神試與他戰上幾合看如何？”於是提刀上馬，沖過陣去。那邊不惜人出馬，二人戰未三合，富曲終是不待見他，拔馬而回。他祇當富曲敗了，隨後趕來。富曲按下寶刀，拽滿雕弓，回身一箭，正中咽喉，不惜人死於馬下。黑眼鬼見射死了不惜人，心中大怒，便欲出馬。死大漢道：“主人息怒，看區區去殺他。”黑眼鬼道：“你怎麼稱起區區來？”死大漢道：“我幹大模樣兒？豈不是區區。”說畢拿了一條酸棗棍，大踏步走出陣來。鍾馗舞劍相迎，祇一合，將死大漢當腰一劍，砍為兩段。正是：

站在陣前八尺高，跌倒塵埃兩截長。

鍾馗斬了死大漢，方欲回陣，祇聽得後邊一聲高叫，黑眼鬼沖過陣來。鍾馗回首一看，黑眼鬼五官不正，四體歪斜，祇那副性情也與人各別。人說好他偏說歹，人說長他偏說短，遇著斯文人，他故意顯些粗疏，遇著豪傑人，他故意裝些精細。且不通文，偏要滿口書袋，本未貿易，偏要假充經紀。正所謂好人之所惡，惡人之所好，自以為是，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也。鍾馗本不待理他，無奈勉強交接，戰了一合，鍾馗道：“俺委實嫌你眼黑，不戰了，饒你去罷。”那黑眼鬼聽得說他黑眼，他就使出他的神通來，將身子縮小，故意往鍾馗眼裏直鑽，竟鑽進去了。疼得鍾馗滿眼落淚。富曲看見大怒，要用劍往出剗他，咸淵道：“不可。古人云：投鼠忌器。剗他恐傷著主公眼睛，我們祇得想他便了。”於是跪在地下，再三祝贊道：“黑眼鬼，黑眼鬼，再不敢與你賭勝爭強，再不敢與你沖鋒對壘，但願你不來理俺，俺也再不願理你，任你縱橫施為，還買公雞謝你”。祝贊得黑眼鬼滿心歡喜，一個筋斗去了。鍾馗揩了眼淚說：“如此黑眼，怎生是好？還求司馬想一妙計制他。”咸淵想了一會，道：“行兵須要天時、地利、人和。為今之計，地利、人和倒用不著了，祇是要講天時了。”鍾馗道：“天時怎麼講？”咸淵道：“天時不過是相生相克的道理。他既叫做黑眼鬼，我們須要以白制黑，以眉壓眼，以神伏鬼方可。由此論來，須得一位白眉神降他方好，但不知這白眉神是何職分？何處居住？”鍾馗道：“馬氏五常，白眉最良。這白眉神想是馬良麼？”咸淵道：“也還未必。主公須出一號令，教陰兵們暗暗四下訪問，自有下落。”於是號令陰兵訪察不題。

且說低達鬼自從鍾馗罰他與陰兵們吮疽舔痔，時刻不敢離營。一日一個陰兵正起痔瘡，叫低達鬼來舔，低達鬼祇得與他舔起。正舔得有滋有味，祇見一個陰兵來說道：“老爺有令，教訪問甚麼白眉神住處，可教我們何處去訪？”低達鬼道：“訪得何幹？”陰兵道：“我們也不知道做甚，祇是要得甚速，說訪著了的有賞。”低達鬼道：“這話是真麼？”陰兵道：“現有號令，怎麼不真。”低達鬼想道：“我舉出白眉神，他說有賞，或者將功折罪，放我去了。或者因我這件功勞，升我一級也未知。”

主意已定，遂對陰兵道：“這白眉神我知道住處，你引我見鍾老爺，說了詳細，好去尋他。”那陰兵連忙引低達鬼到庵前，進去

稟道：“低達鬼知道白眉神下落，小的引他來見老爺，在庵外伺候。”鍾馗大喜，叫進去問道：“你果然知道白眉神嗎？”低達鬼道：“小人知道。”鍾馗又問道：“他是何等出身？”低達鬼道：“他的出身小人未得查問，祇是小人當日跟著討吃鬼在柳金娘家嫖時，見他家供養的一尊神道，眉是白的。小人問他是何神道？他說是他的祖師白眉神。因此小人知他在柳金娘家住。”鍾馗道：“這等時，你就引司馬去請，但他不過是供養的一尊像，怎麼個請法？”怎麼個用法？咸淵道：“既有供像，必有靈氣，既有靈氣，自能運動。待小神到那裏問明來歷，作一篇祭文，請的他靈氣時，自然中用。”於是引了十數個陰兵，低達鬼引道，竟往煙花寨去了。其時初冬時候，黃菊殘葉，白梅舒蕊，森森孤松當道，青青瘦竹迎人，板橋流水作成冰，山頭上樹枝盡脫葉。

正行之間，飛揚揚飄下一天大雪，怎見得：

初如柳絮，繼如鵝毛。撲面迎來人眼昏花，滿道堆積，馬蹄溜滑。樓臺殿宇，霎時間銀妝裹成；草木山川，盡都是玉塵鋪就。富貴家紅爐暖閣，頻斟美酒祛寒。貧窮漢少米無柴，恨怨蒼天凜烈。映雪寒儒讀麟經，不用明燈。烹茶韻士煮雀舌，何須甜水。正是：紛紛麟甲滿空飛，想是天邊玉龍門。

咸淵道：“如此大雪，我們到庵觀寺院借杯茶吃，避避寒冷纔好。”低達鬼四下一看，滿眼昏迷，那裏看的出庵觀寺院來，祇得往前又走，走夠半里之遙，方見一座小小廟宇。陰兵上前叩門，裏面走出一個道人來，陰兵道：“師傅，我們是過路的人，因天氣寒冷，我們主人要借杯茶吃吃。”那道人睜圓怪眼，大怒起來，罵道：“你走路也要有個眼睛，我這裏又非茶坊酒肆，我又不是你們的奴才莊客，怎麼問我要起茶來？老爺是你們應行的不成。”這咸淵終是個斯文人，見他罵，倒反有幾分沒趣，笑道：“無茶罷了，何必發怒。”那道人越見人軟，他就越硬起來，一跳一丈的怪罵，把庵中閑坐人等看得有些不忿，對咸淵道：“你不知道他的脾胃，他叫做發賤鬼，祇不知輕，磨不知重，你祇打起他來，他就軟了。”咸淵此時也忍不住怒氣，便令陰兵將他綁在柱上，腳踢手打。他果然軟了，連忙央告道：“老爺饒了小人，休說是茶，要飯也有。祇管著小人伺候就是，就是不周備，再打也未遲。”咸淵笑道：“真所謂發賤鬼也。”遂吩咐解放下來。那發賤鬼連忙作揖叩頭畢，讓到房中，先是松羅好茶，茶畢，又是香油面茶，細面薄餅，曲盡殷勤之態。咸淵祇得擾了。他起身送出十里外方回，自此微知輕重，稍不發賤。這也是咸淵教訓之功，按下不題。

且說柳金娘家自從接了賈知府的兒子，祇說是呆頭公子，肯撒漫使錢。不料怪吝異常，住了半月有餘，止賞了兩匹小綢，三兩銀子。柳金娘倒想起討吃鬼並要碗鬼來。後來聽得他們窮了，方纔不想。這一日，正在門首閑坐，恰好低達鬼走來，柳金娘道：“你一向在何處？面也不見見。”低達鬼道：“有一位鍾老爺，我一向在他那裏。他教我引一位司馬爺來請你家白眉神，我先來報你知道。那司馬目下就到，你須小心伺候，不可怠慢。”話猶未了，咸淵已到門首。下馬進去，坐在庭中，柳金娘過來叩頭，咸淵問道：“你家有白眉神麼？”柳金娘道：“上面供的就是白眉神道。”咸淵揭開幕子一看，果是一尊神像，兩道白眉。咸淵又問道：“這尊神是何出身？姓甚名誰？”柳金娘道：“小婦人也不知其詳細，祇聽得當年老亡八說是甚麼盜跖。”咸淵點了點頭，發付柳金娘去了，一面吩咐陰兵備辦祭品，一面就作祭文。到次日清晨，陳設祭品，朗讀祭文道：

維神春秋豪傑，周末英雄，不王不帝，非伯非公。以和聖而為弟，挾大賢而為兄。習成武藝，不樂斯文。當日，臨潼斗室，敢來劫路行兇。諸侯聞之而膽落，眾將見之而心驚。孔仲尼不能教化，秦穆公任爾崢嶸。子胥之鋼鞭頗畏，秋胡之巧舌難伸。暴橫一世，千載為神。生前不甘淡泊，死後享受無窮。多見些油頭粉面，常觀些綠襖紅裙。老亡八雜劇挾目，小娘子連像鑽心。廣吃些粉湯燒餅，熟聽些胡拍弦箏。茲者有事以乾瀆，所望聽我而顯靈，爾作當年馮婦，我作昔日陳臻。黑眼鬼猖狂難制，白眉神本領素逞。伏維速施豪傑之氣，暫離花柳之叢，果其如響而應，尚其來格以歆。

剛剛祝畢，那白眉神竟跳下地來，道：“司馬請俺何幹？”咸淵道：“就是適纔祭文中所言之黑眼鬼，敢煩足下誅之。”白眉神道：“俺放著受用之地，不在此瀟灑，又真個做那下車馮婦耶？不去，不去。”咸淵仰天大笑，往外就走，白眉神拉住道：“司馬何所聞而來？又何所見而去？”咸淵道：“俺聞所聞而來，見所見而去。”白眉神道：“願司馬明以教我去。”咸淵道：“向聞將軍之名，如雷灌耳，今見將軍，不過花柳中人耳，哺啜中人耳，不足有為，是以去也！”原來白眉神受不得人激，暴跳起來，道：“你量俺不能誅他黑眼鬼乎？”咸淵道：“但不為耳，非不能也。”白眉神於是整動盔甲，提了寶刀，與咸淵並馬而行。

進了悟空庵，鍾馗階階相迎，說道：“為此小醜，有勞大駕。”彼此謙讓坐定，白眉神問鍾馗道：“那黑眼鬼怎生模樣？”鍾馗道：“難以形容，將軍到陣前便見。”於是白眉神騎上馬，鍾馗騎了白澤，並立陣前，便令陰兵罵陣。那黑眼鬼騎了挨打虎，得意而來。白眉神看了看，道：“如此而已，何足為奇。”鍾馗道：“如此黑眼，將軍猶以為平常耶？”白眉神道：“俺在娼婦門中，見那些烏龜們享寶要草鞭，吹鬚鬚，擅紅擅黑，姐兒們們的還好，那些醜的，他也要噉嘴上抹了胭脂，疤臉上蓋上油粉，肥腳上穿了花鞋，扭腰捩胯，備極醜態。偏那班子弟們反要喜他，本是打他以為親，本是罵他以為愛。離別之時，還要三行鼻涕兩行淚。以拿掣提耙的身品，做才子佳人的模樣，這些黑眼俺看得稀熟，何況此區區一鬼乎？”鍾馗道：“將軍不嫌他黑眼，便易誅了”。

白眉神提刀出馬，黑眼鬼舞錘來迎，戰了數合，黑眼鬼敵不過白眉神，祇得棄了錘，跳下挨打虎來，將身一縮，往白眉神眼裏直鑽，不料，白眉神的眼是白皤皤兩隻磁眼，鑽不進去，跌下地來挨打，虎已被富曲打死，無奈逃回洞中去了，手下鬼卒各自逃散。白眉神急令陰兵取些柴來，將洞門燒起來。那煙都冒入洞中去，黑眼鬼存不得身了，跳出洞中，白眉神上前拿了。此時黑眼鬼已變化紅眼鬼了，白眉神將他脖項上麻繩套上，交與陰兵看守，與鍾馗回至庵中，擺起慶賀筵席。鍾馗問道：“將軍不殺黑眼鬼，留他何用？”白眉神道：“俺自春秋以至今日，娼婦人家家家頂感，個個供奉，竟如祖宗一般。俺無以為報，如今將這黑眼鬼牽去，與他家做個手下人，也算俺一分人情。”鍾馗道：“將軍在春秋時何等英雄，為甚不建立功名，傳家立業，反享娼婦供奉，豈不有玷將軍乎？”白眉神道：“你知道和尚無兒孝子多麼？俺今日與亡人做了祖師，那龜子就如俺的兒子，粉頭就是俺的女兒，每日享他些供奉，也就受用無比，何必爬爬掙掙與兒孫作馬牛乎？”鍾馗道：“如此說來，將軍竟男盜女娼了。”白眉神變色道：“是日言也？”於是起身，牽了黑眼鬼，與亡人家擄毛去了。這正是：

黑眼鬼從此得所，白眉神到底甘心。

要知後來又有何鬼，且聽下回分解。